

周远廉 著



「清帝列传」

顺治帝皇帝传

上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清 帝 列 传

顺 治 帝

(上)

周远廉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前言

爱新觉罗·福临，被尊谥为“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年号顺治，通常人们称他为章皇帝、世祖、顺治皇帝或顺治帝，有时直接简称顺治。

这位入关以后清朝的第一位皇帝，生平甚为奇特。他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治国十载，便英年早逝。他既是富有四海的“天下共主”之大清国君，又曾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时间里，听凭尊为“皇父摄政王”的叔叔多尔袞任意摆布，度日如年，危若累卵，不折不扣的是位傀儡儿皇帝。他亲政之时，正值国家多事织秋，抗清之军强大，“西蹶名王，天下震动”，国库如洗，岁缺巨万兵饷，征调繁兴，灾荒频仍，兵民穷苦至极，满洲只有男丁五万，难以对付亿万汉人，诸王势大，满臣守旧，排斥汉官，君威不振，难行新政。直到他临终之日，仍是人不敷出，库无余银，兵民困苦，战火尚未尽熄。他书画双妙，儒释皆精，弱冠之时崇信佛祖，专宠董鄂皇贵妃，爱妃仙逝之后，寻死觅活，净发念佛。

对于这位少年天子，以往人们评价不高，认为他无重大建树，难入英君行列。民间则对他的一生颇感兴趣，两百多年来关于他的种种传说甚为流行。比如，“太后下嫁”，言其母孝庄皇太后为保爱子皇位，嫁与摄政王多尔袞，举行了隆重的下嫁典礼，董鄂妃是江南“四公子”之一冒襄之爱妾秦淮



名妓董小宛,被清兵掳掠,辗转入官,世祖册其为皇贵妃,董鄂妃病故以后,世祖假死,传位于皇三子康熙帝玄烨,潜往五台山出家为僧,故后来玄烨多次临幸五台,朝拜父皇,等等。

看来,全面勾画顺治年间基本形势,阐述世祖在军政财经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措施,概括其治国之道,评论其施政的得失功过利弊,给与其以正确的评价,弄清董鄂妃的真正身世,再现与赞扬帝妃之间心心相印、忠贞不贰、至死不移的纯真爱情,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不揣冒昧,拟就此题作些初步论述,谬误之处,欢迎读者斧正。

周远廉

1992年5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傀儡幼帝 朝不保夕	1
第一节 六岁登基 权归二王	1
第二节 九叔专权 少主危急	13
第二章 乾纲独断 欲创伟业	30
第一节 效法父祖 知难而进	30
第二节 追罪睿王 除其党羽	37
第三节 大权独揽 至尊无上	47
第三章 困境求存 减贡蠲税	80
第一节 出多于入 岁缺巨饷	80
第二节 “四海苍生” “皆朕赤子”	103
第四章 惩贪除霸 查吏安民	121
第一节 安民之本 首在惩贪	121
第二节 整肃法纪 迭罪婪臣	136
第三节 诛杀巨恶 擒斩大奸	171
第五章 消灭南明 平定五省	182
第一节 “两蹶名王” “天下震动”	182
第二节 乘机大举 势如破竹	218
第六章 江洋鏖战 海内归一	267
第一节 封公赐地 劝抚延平	267
第二节 江宁被围 先败后胜	283



第七章 力排障碍 倾心汉化	308
第一节 “首崇满洲” 赐爵授官	308
第二节 “满汉一家” 入阁拜相	324
第三节 南北党争 满汉相斗	360
第四节 “逃人法”严 十三衙门	403
第八章 亲蒙靡藏 反击罗刹	429
第一节 世为天子 代代为王	429
第二节 漠北蒙古 “九白年贡”	437
第三节 达赖入朝 封授尊号	448
第四节 罗刹入侵 清军反击	456
第九章 钟情董妃 遗诏罪己	465
第一节 书画双妙 儒释皆精	465
第二节 一见倾心 至死不移	487
第三节 自责十四大罪 四臣辅政	513
附 录 顺治皇帝福临年谱	537



第一章 傀儡幼帝 朝不保夕

第一节 六岁登基 权归二王

一、太宗猝卒 白黄旗主争立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日晚上十点左右,盛京(沈阳)皇宫内,夜深人静,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之皇九子六龄幼童福临,正在母亲庄妃的永福宫里安静地甜蜜地睡觉。忽然,从清宁宫中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揪人心肝的哭声,白天还在临朝听政的五十二岁皇上驾崩了。福临虽不太知晓事体,但也肯定会为父皇永远离开他们弟兄而伤心,随着母亲、皇叔伯、皇兄弟而哭泣。但是,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小儿童,哪里知道这一突然事变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会给他和他亲爱的母亲带来多大的麻烦,哪里知道平时在他眼目中矜持高雅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几位皇叔正在绞尽脑汁,准备为争夺皇位大动干戈。

被尊谥为太宗的皇太极,死前没有留下关于继承人的遗命,因而没有立即拥立新君,八旗王公大臣一面办理丧仪,一面私下筹画继位之事。

八月初九日晚太宗去世后,八旗及外藩蒙古和硕亲王以下,奉国将军以上,公主以下,固山格格以上;和硕福金以下;奉国将军之妻以上,咸集清宁宫前,诣大行皇帝几筵,焚香跪哭奠酒。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等以下官员,齐集崇政殿



前,其妻等命妇齐集大清门外,各按旗序立举哀。第二日奉梓宫安放在崇政殿,王公贝勒大小群臣朝夕哭临三日,十三日内禁止屠宰。

如果按照中原地区明王朝的传统,皇上死后,自应由其皇子继位,无子,始于宗室亲王中近支者内择立,这样一来,对福临八弟兄(太宗共十一子,三子已殇)便不会带来太多的威胁,反正是自己亲弟兄之一继位为君。但是,此时以满洲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大清国,虽然经过太宗皇太极十七年的艰苦努力,取消了太祖努尔哈赤亲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抬高了君权,压抑了王威,太宗还亲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牢固地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但以旗主为本旗之统治者的八旗制度仍然存在,正白、镶白、正红、镶红、镶蓝五旗之旗主多尔袞、多铎、代善、罗洛浑、济尔哈朗仍分系本旗之主,又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或多罗贝勒,饶余贝勒阿巴泰、武英郡王阿济格、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託等也分辖若干牛录,八旗王、贝勒、贝子皆系统兵征伐久战沙场的统帅勇将,权势很大。因此,新君仍须由八旗王公大臣议立,而且并非只有皇子才能继位,其他亲王、郡王同样也有当皇帝的资格。

本来,按各旗之势力而言,太宗之皇子拥有很好的竞争条件。八旗之中,皇太极亲领三旗,人丁兵将战马之多,超过其他五旗之中任何一位旗主。特别是正黄、镶黄二旗,猛将如云,谋士众多,开国元勋中功劳最大、职位最高、子侄最勇,与太祖、太宗联姻婚娶的三位大帅额亦都、费英东、扬古利,皆在正黄、镶黄二旗。

额亦都原系贫寒诸申,明万历十一年(1583)随太祖首举义旗,起兵攻图伦,此后转战四十年,屡克强敌,所向披靡,军功累累,任至众额真、固山额真、一等大臣、世袭一等总兵官,



初娶努尔哈赤族妹，继“尚和硕公主”，死后追封弘毅公，其次子达启、第八子图尔格皆娶太祖之女和硕公主，其女嫁与太宗皇太极为元妃，其孙女嫁与太祖之孙尼堪为福金。费英东多次领兵出征，功勋卓著，被太祖誉为“万人敌”，封授一等大臣、众额真、固山额真，娶太祖之孙女，死后追封一等公和直义公。扬古利长年征战，勇猛异常，屡立大功，任至众额真、固山额真，娶太祖之女，封超品公，死后追封武功王。

此时三位大帅虽已早逝，但其子、弟、侄、孙皆系分率正黄、镶黄二旗士卒南北征战军功卓著之勇将。额亦都有子十六，车尔格、图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韩代、阿达海、漠海、索浑均系早年披甲厮杀，勇猛骁悍，韩代、漠海、阿达海及其子阿哈尼堪俱屡立军功战死沙场。图尔格幼从太祖征伐，积功授世职参将，太宗即位后擢固山额真、内大臣，屡败敌军，并曾为征明副帅，佐奉命大将军阿巴泰贝勒深入明国，克府州县七十八，晋世职为总兵官，其子武尔格从征皮岛战死。车尔格、伊尔登、遏必隆此时分系承政、巴牙喇纛章京和侍卫。费英东之第七子图赖，从诸申披甲，勇猛善战，军功累累，被太宗连续擢升，任至巴牙喇纛章京，授三等总兵官世职。费英东之侄鳌拜，屡败明军，征皮岛时，身为前锋，渡海搏战，勇克坚岛，被太宗赐与“巴图鲁”称号，任至巴牙喇纛章京，授三等总兵官世职。扬古利之子塔瞻、从弟谭泰、族侄伊尔德，分为固山额真和巴牙喇纛章京。他们皆有职有权有威望。此外，黄旗还有希尔昆等一大批战将。文臣中如希福、范文程、刚林均是大学士，范文程更是智谋出众佐国有功历任四朝的老相。尤需一提的是希福之侄、一等侍卫巴克什索尼，精通满蒙汉文，久直内院，智勇双全，对帝忠贞不贰。两黄旗的确是人才济济，远逾他旗。他们当然要拥立皇子，既



对先帝效忠，又可确保本旗之特殊地位和个人的富贵荣华。

此时现存的八位皇子中，四阿哥叶克舒、五阿哥硕塞，只有十四五岁，六阿哥高塞以下更小，皆是无禄少年或幼童，只有大阿哥豪格年长，三十五岁，且有文韬武略和军功。豪格十七八岁时即因进攻蒙古有功而被太祖封为贝勒。太宗即位后，他又因军功政绩晋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封和硕肃亲王，掌管户部，其功勋资历和威望都不亚于几位皇叔，本应是最有可能继承帝位之人。但是，豪格有三个弱点。其一，他的母亲乌拉那拉氏并非贝勒之千金，嫁与皇太极后不久即死去，没有正式封号，与嫡福金、皇后等正宫不能相提并论。另一弱点是他并不为皇父喜爱，几次遭父谴责惩罚。崇德元年四月他封肃亲王后不久，即因与成亲王岳託结党，泄漏太宗言语，对父有怨心，而被降为贝勒，崇德三年征明有功复封亲王，不久又因过降郡王，直到崇德七年松锦战中立功始复原封爵。第三个弱点是，在太宗时期，豪格始终未能当上主宰一旗之旗主。太宗虽有正黄、镶黄、正蓝三旗，但一直亲自掌握，未授豪格为某旗之旗主，豪格只辖有若干牛录，与大伯礼亲王代善、十四叔睿亲王多尔袞、十五叔豫亲王多铎，侄贝勒罗洛浑分系一旗之旗主不同，这严重影响了他图谋大事的实力。

当然，如果代善等五位旗主或其他拥有牛录之英郡王阿济格等王公没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或没有争夺皇位的势力，那么上述三个弱点并不妨碍豪格继位为君，因两黄旗大臣会拥立年长之皇子大阿哥豪格承嗣大统的。可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王公之中不仅有想当新君之人，而且势力相当强大，足以与二黄旗抗衡，这就是白旗三王多尔袞、多铎和阿济格。

阿济格三王之母是太祖努尔哈赤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大福金阿巴亥，即正宫娘娘，深受夫君宠爱，太祖也喜爱这三



位皇子，曾明确宣布要使三人皆成为“全旗之主”，并在生前将亲辖之正黄、镶黄二旗分授与阿济格和多铎，赐多尔袞十五个牛录（相当于半个旗），且欲将汗位由这三子之一袭承。不料，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第二日八旗贝勒议立新汗时，大贝勒代善、贝勒岳託、萨哈廉决定立四贝勒皇太极，诸贝勒赞同，皇太极便继位为汗，诸贝勒又逼令大福金阿巴亥殉葬，且在议定新的治国体制时，将身为旗主的阿济格、多铎贬低到非旗主的“小贝勒”地位，他俩的二黄旗改名正白、镶白二旗。皇太极原有之正白旗及此时新夺来的太祖预定要赐与多尔袞的镶白旗改名二黄旗。这一系列打击显然会使阿济格三兄弟万分气愤，但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袞十三岁，多铎十二岁，无力反抗，只有被迫服从。阿济格勇猛鲁莽，时有怨气，于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被天聪汗（即太宗皇太极）找了一个籍口，革除了旗主。多铎也因对汗兄不满，时被太宗训斥处罚。崇德元年他以镶白旗旗主、和硕贝勒的资格受封和硕豫亲王，崇德四年即被议罪降为多罗贝勒，罚银万两，籍没三分之一的包衣和牲畜，直到崇德七年因松锦之役中立了大功，才晋为郡王。只有多尔袞比较乖巧，虽怀有杀母夺旗之大恨，却深埋胸中，尽力讨好兄汗皇太极，并智勇双全，屡立军功，博得了太宗欢心，不断提拔，初让其接主阿济格的正白旗，成为真正的一旗之主，后又命其统摄吏部，几次统率八旗大军征明攻蒙，崇德元年封和硕睿亲王。到崇德八年八月太宗死之前，多尔袞已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为太宗信赖的左右手，威望甚高。

然而这位被太宗谕称“朕爱尔过于诸子弟，贵予独厚，以尔勤劳国政，恪遵朕命故也”的睿亲王，这位后来自己也回忆说“夫太宗恩育予躬，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



立,惟予能成立也”的九王爷(多尔袞虽排行十四,但一般皆称其为九王、多铎为十王),此时却想夺回十七年前被太宗抢走的君位,想继位为帝,其兄阿济格、其弟多铎也竭力拥戴,于是白黄旗主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二、继位为君 郑睿二王辅政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日夜太宗皇太极逝世后,足足过了五天,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大臣才齐聚崇政殿,议立新君。

这一天,是年方六岁的皇九子福临的命运和地位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天。当然,他这个小小儿童对此毫不知晓,其母聪睿过人的庄妃也不可能知道爱子竟会登上御座,因为,大家都认为新君非豪格,便是多尔袞,双方在这几天里都在紧张地筹画。

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前往肃亲王豪格府中,“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豪格当然十分高兴,遣固山额真何洛会、议政大臣杨善告诉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①这实际是希望和劝诱郑王支持。

豪格这样破例地选中郑王,而未去找其他亲王、郡王,应该说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郑王是位很有影响的王爷,他是镶蓝旗旗主,是此时礼、睿、郑、肃四位亲王之一,且久受太宗宠信,与睿亲王多尔袞同为帝之左右手,在八旗王公大臣中有较高的威望,有他的支持,就增加了一个旗,在力量对比上就超过了两个白旗,争夺帝位就有更大的把握。同时,

^① 《清世祖实录》第37卷第8页。



郑王与太宗的关系极为密切,或者更准确一点说,郑王之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太宗对他的栽培和宠信。济尔哈朗并非太祖之皇子,其父舒尔哈齐系太祖努尔哈赤同母之弟,按支派而言,他不能与礼、睿、豫等太祖之子相提并论,他只是近支宗室,而非嫡派皇室。他原来仅是镶蓝旗下的一位贝勒,旗主是其二哥阿敏。天聪四年,皇太极利用阿敏从永平撤退的过失,罗织罪状,将其革去二大贝勒尊号和旗主资格,幽禁,让其六弟济尔哈朗代为镶蓝旗主,并不断予以关照和宠信,济尔哈朗才能成为全国——大清国声势显赫的王爷。有了这样的特殊关系,想来郑王是会同意的。

郑亲王济尔哈朗见多识广,在二十多年金国——大清国的激烈政争中,基本上是顺利的,颇能应付复杂场面,此时也在密切注意白黄四旗的动向,考虑自己的对策。他当然愿意支持豪格继位为君,这不仅是由于曾受太宗厚恩,应予回报,而且支持太宗之子承嗣,便有拥戴之功,更能保持十几年来与君汗之间的特殊关系,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并继续发展,如若其他亲王郡王为帝,这个特殊关系和特殊地位便丧失了,对己不利。同时,他也深知白旗三王并非善良之辈。英王阿济格素来鲁莽,豫王多铎年轻气盛,多尔衮机警过人,他们掌权,焉有郑王之地位,所以他很乐意接受豪格的要求。但是他也敏锐地看出白旗王爷图谋帝位,白黄四旗真的厮杀起来,谁胜谁负,亦难预卜,还是需要留点后路。所以,郑王告诉来使说:“我意亦如此”,但睿亲王“尚未知,待我与众商之”。^① 这是让豪格等人明白,多尔衮是个关键人物,他有可能自立,不同意立豪格,要做好思想准备。

^① 《清世祖实录》第4卷第3页,第37卷第8、9页。



多尔袞果然想继位为君，他于八月十四日黎明，即匆匆忙忙赶到盛京皇宫中之三官庙，询问索尼册立之事。索尼斩钉截铁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① 这既使多尔袞第一次直接听到了两黄旗大臣反对他继位的意见，也促使两黄旗大臣立即开始争位行动。

两黄旗大臣便“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冑弓矢护其门”。这显然是摆出誓死必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了。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列坐崇政殿东西庑，集议立君之事，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袞、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郡王阿达礼、贝勒阿巴泰、罗洛浑、贝子尼堪、博洛、硕托、镇国公艾度礼、辅国公满达海、费扬武、屯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等，共商大事。

这时，索尼和鳌拜首先倡言“立皇子”。这是一种破例的非常行动。二十几年来，任何军政大事都是由八旗王贝勒公商议决定的，侍卫、固山额真、巴牙喇纛章京、梅勒额真等官将，虽然也列席会议，可以发言，但必须在王贝勒尤其是八旗旗主讲完之后而且被君汗贝勒允许时才能陈述意见，且必须服从王贝勒的决定，像议立新君这样头等重要大事，过去从未允许也没有一个大臣敢出来讲话，更不用说是倡言了。

多尔袞立即根据惯例，喝令二人停止说话退出去。索尼、鳌拜虽暂时退下，但外有两黄旗巴牙喇兵全副武装包围了宫殿，两黄旗大臣们又站在殿内，手扶剑柄，气势汹汹，大有一触

① 《清史稿》第249卷《索尼传》。



即发之势。这种情形,白旗三王未曾想到,他们可能后悔没有把两个白旗的巴牙喇兵也调至宫外,让黄旗占了上风。

但白旗三王并非胆怯之人,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公开发言,力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看到两黄旗大臣如此架式,犹豫不决。多铎等不得了,声称你若不做,“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多尔衮反驳说,肃亲王之名也在遗诏上,不独你也,明确地表明了不同意多铎或豪格继位为君。多铎遂改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代善以年老推辞,建议立多尔衮或豪格。豪格见英、豫二王公开拥立睿王,礼王模棱两可,郑王沉默不语,心知难有胜算,便宣布我“福小德薄”,难当此任,而以退席相威胁。

这时,两黄旗人臣见形势在逆转,肃王豪格被白旗诸王反对而退席,睿、豫、礼王成了新君的候选人,再不制止这一趋势,先帝江山难保。于是,他们气势汹汹地“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

礼亲王代善见此情形,声称年老不预朝政,离席而去,英王随即退出,豫王不发一言,郑王亦不吭声,会议处于紧张的僵局之势。

这时聪睿绝顶的睿亲王多尔衮迅速地思考对策。形势已很明显,自己若要坚持登基,白黄四旗必然火併。胜负很难预料,且即使侥幸战胜对方,四旗将士将大量死于血泊之中,八旗劲旅必然元气大伤,十几年来拼死厮杀争取到的即将进军中原的有利局面便会彻底丧失,代价太大了。但若屈服于黄旗大臣的压力,尊豪格为君,自己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地要夺回被兄长太宗抢走的君汗之位,就毁于一旦,又太可惜了。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不致引起白黄四旗火併,又不



影响掌权的利益？他突然从“必立皇子”四字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立即宣布：黄旗大臣的建议，是正确的。肃王既然退让，“无继统之意”，那就立先帝之子福临，不过他年龄还小，“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待幼君年长之后，“当即归政”。众赞同，遂定议。^① 右真王即郑亲王济尔哈朗，八高山系八固山，即八旗。

这个结局，表面上看来，是两黄旗获胜，白旗未曾达到目的。因为，从八月十四日黎明索尼回答多尔衮时开始，两黄旗大臣便一直坚持必立先帝之子，便坚决反对立白旗三王，而白旗睿、豫、英三王却力图夺回十七年前被太宗抢走的君位（后来多尔衮曾公开宣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②），英、豫二王当众跪请多尔衮即帝位，豫王多铎还迫不及待地毛遂自荐，要继位为君，现在，皇子之一当上了新君，白旗三王要向新君俯首称臣，这不是黄旗得胜白旗失利吗？何况虽然睿王当上了辅政王，而一向忠于先帝且表示支持皇子为君的郑王也是辅政王，且名列第一，这也可保幼君无虑吧！

不仅如此，当天八旗王公大臣还共立誓书，宣称务必同心诤戴新君，效忠幼主。礼、郑、睿、肃、英、豫六王及郡王、贝勒、贝子、公阿达礼等，共十九位王公昭告天地，誓称要遵守先帝定制，敬事幼主，不得徇私庇奸，私结党羽，挟仇害人，兄弟谗构，否则，“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八旗大臣阿山等数十人也誓称要竭力事君，不谄事本主，不悖乱结党，否则，“天地谴之，即加显戮”。郑、睿二王特立誓辞，宣称如不秉公辅政，“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则“天地谴

① 李注：《沈馆录》第6卷，《沈阳状启》；《清史稿》第249卷《索尼传》。

② 《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22页。



之，令短折而死”。^①这也是维护两黄旗大臣争取到的立皇子之胜利的重要保证吧！

但是，设若冷静下来，潜心深思，被人像智多星一样看待的索尼及图尔格等几位黄旗骨干大臣，便会惊呼：上当了，中了睿王之计。回顾金国——大清国三十几年的历史，便可发现，所谓昭告天地的各种誓书，大都是一纸具文，并不能约束违誓者的手脚。十七年前皇太极被代善等“任置”为君时，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敬兄长，爱子弟”，不得因为诸贝勒“微有过失”，便将其贬降杀戮夺其旗分牛录，代善等诸贝勒也誓称共同拥戴皇太极“承父汗基业”，不得包藏祸心，欲加谋害。然而，曾几何时，二贝勒阿敏便因对汗不恭欲另主他处之罪名，被天聪汗夺旗幽禁死去，三贝勒莽古尔泰亦因所谓欲图谋逆，而在死后被迫罪籍没，其正蓝旗归入汗下，就连让位拥君的大贝勒、和硕兄礼亲王代善及其子镶红旗旗主成亲王岳託，也多次遭受太宗斥责处治，代善只好归隐林下，岳託壮年即卒于军中。十五年前阿济格贝勒不也是因有小过而被太宗革去旗主吗？智谋过人的索尼怎能相信誓书誓辞。

再者，二王辅政亦非祖制，太祖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皇太极虽被诸贝勒“任置”为君，但仍系基本遵守太祖手定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与天聪汗皇太极四人共治国政，连朝贺时也是四人并坐，同受其他贝勒和八旗人臣叩拜，为什么此时就不能仿此办理，多加两三个辅政王？这并不是只求形似，而是有其必要性。白旗三王之厉害，索尼等人岂不知晓，此次之力图夺位称君，更是众所公知。郑王虽然忠于太宗，愿意

^① 《清世祖实录》第1卷，第7、8、9页。